

梦里梦外

夜

刘增尚 / 著

半

打更人

● 未来出版社

梦里梦外

夜

YEBAN

刘增尚 / 著

打更人

DAGENGRREN



◎ 未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半打更人 / 刘增尚著. —西安:未来出版社, 2008. 10
ISBN 978 - 7 - 5417 - 3643 - 8

I. 夜…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8691 号

夜半打更人

刘增尚 著

责任编辑:孟讲儒 贾文泓

美术编辑:董晓明

出版发行:未来出版社

社 址:西安市丰庆路 91 号

邮政编码:710082

印 刷:西安华新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1000mm × 1400mm 1/16

印 张:9.25

字 数:126 千字

版 次: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417 - 3643 - 8

定 价:1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自序

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一个画家，可日子久了才发现那过于遥远。也就是那时，我难以自拔地爱上了文学。先是学着写诗，把自己挥之不尽的灵感浸透其中，常常觉得世界上的每个字符都很难表达自己的心灵感受，所以常为此苦恼，也为此表示遗憾。

写小说的想法是初二时确立的。思索出很棒的一个题材，可又带来了担心，文学水平一般的自己能否圆满完成这一作品成了问题。于是，强忍住性子，决定把写小说的事搁置在中考以后，而自己也正好利用这两年的时间来充实自己。于是，每个周六周日也都献给了图书馆里的种种名著。

时至今日，现在上高一的我终于对自己的小小计划有所交代了。《夜半打更人》横空出世。

说实话，自己不擅长写恐怖类型的小说。但想到自己要完成的是一部略带教育性质的作品，就不得不往肚子外挤词了。毕竟，有谁能静下心来教育性的书籍呢？我想，只有老师了。故事内容很单纯，值得一看。

谢谢关注。

2007年10月18日

目 录

1 打更之路	(1)
2 不好的前兆	(5)
3 打更初探	(11)
4 奇怪的梦	(15)
5 孤坟古墓	(19)
6 捷径	(24)
7 探古坟	(26)
8 白衣女鬼	(31)
9 《玄术奥义》	(37)
10 修炼成果	(42)
11 大旺之死	(50)
12 有趣的拜师之旅	(54)
13 乱葬冈	(59)
14 荒村客栈	(67)
15 罗刹鬼路	(79)
16 石人阵	(93)

17 重返乱葬冈	(98)
18 异灵船	(105)
19 古战场	(111)
20 遗物	(115)
21 陷阱	(120)
22 幻境	(124)
23 哪里是现实	(137)
24 雨后彩虹	(139)
25 深思	(141)

1 打更之路

不知什么原因酒楼的生意异常红火，小丰更是忙得不可开交，奔跑于客人之间。

小丰是这间酒楼的店小二，虽然年龄不大，但手脚灵活，深受掌柜的喜爱。酒楼的人也都非常怜悯他，因为大家都清清楚楚地知道他家的境况：去世的父亲，有病的母亲。

就在这时，小丰的好朋友大旺焦急地跑进酒楼，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你……你母亲……”

小丰知道这预示着什么，汗珠已经流了下来，揪了揪手中的毛巾，然后两步越到掌柜的面前，欲要说什么。

“不要说了，赶紧去吧！”掌柜非常理解地喊道。

果然等到小丰赶回家时，母亲已经晕躺在床上不醒人事了。大旺带着一位郎中也随即赶来，经过郎中的救治，小丰的母亲勉强恢复了意识。

听郎中介绍，他母亲得的是一



种慢性病，需要常吃药调理，才可能康复，而这种药的价格又十分昂贵，这对小丰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酒楼的人对小丰更加怜悯，于是大家凑集了一些钱，暂且支付一段时间的药费。

但这样总不是个办法，往日里伶俐活泼的小丰陷入了长长的深思。

大旺也忧心忡忡地走到小丰身边，想给小丰一些安慰：“知道吗？听说官府最近四处张贴告示寻求打更的人，工钱高得吓人，如果你能去打更，你母亲的病就有钱治了。”

这句话送到了小丰的心窝里去了，他顿时燃起了一丝希望。

“这是真的吗？”

“真的倒是真的，不过……”大旺吞吞吐吐地说。

“不过什么，你倒是说呀！”大旺的这个态度让小丰更加着急。

“不过就是有点危险。”

这句话让心情亢奋的小丰顷刻间平静了下来。

“危险，什么危险？”小丰满脸疑惑地问。

“这个危险我还真不清楚是什么，不过可以肯定是有的。”大旺面色沉重地说。

向来居住在这祥和村庄的小丰，别说危险了，哪怕是小小的风波也没经历过。所以，不禁失望地瘫在地上，但他又想到了母亲的病，必须需要更多的钱，在这两种痛苦的选择中，小丰决定去打更，虽然他真的很害怕，但是还是要取得这份工作。

就这样，怀着忐忑不安的心过了一夜。

第二天小丰由掌柜的陪着来到了官府的门口，向张捕头说明来意后，张捕头十分地不悦：“胡闹，怎么可以让一个小孩来打更。”

掌柜的迎上去勉强地笑着说：“就通融通融，他们那家的情况你也清楚，不是吗？”

掌柜的看着张捕头还是很为难的样子，就凑近小丰：“这个事好像不成，再说那差事……”

还没说完，小丰就非常失望地低下头。

张捕头是本地的捕头，穿着披风，一把大刀挂在腰上，显得格外神气，平时对人和蔼友善，有什么问题他尽量帮忙，但严肃起来也是非常可怕的。

正当小丰和掌柜要走之际，张捕头抬起头，摆了一下手：“慢着，我也考虑了小丰的家庭境况，知道他很需要这份差事，如果可以的话明天晚上就可以去试试。”说这句话时，温和的斜阳正照在他的脸上，显得很诡异，又有点另类的恐怖，这是之前所没有过的。

掌柜的听到这些话先是一惊，为什么张捕头的态度有如此大的转变，莫非里面有什么……鉴于张捕头已经同意了，掌柜的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小丰更是一阵欢喜，母亲的病终于不用愁了。

“小丰啊，你隔壁住的金老头原先也是打更的，有什么问题就问他。”张捕头转而和蔼地说。

说到这个金爷爷，小丰想起了那个年近七旬头发斑白的老人。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回忆起他拄着拐杖的神态，反正这个所谓的金爷爷总是保持着一种神秘感，像哪个隐居世外的高人。但是怎么自己从来没有听说金爷爷打过更啊！这是小丰非常好奇的。

和张捕头告别后，小丰就回家了。阿黄看见小主人回家了，高兴得直摆尾巴。阿黄是小丰从小养的一只狗，感情十分的好，这只狗非常的奇异，它比所有的狗都要大，而且大得多。

天已经接近傍晚，看见母亲熟睡的样子，小丰也就安心多了，这时他又想起了那位金爷爷。

金爷爷被称为金老头，可能与他的性格有关吧！他从来不和这里的人沟通，但却无缘由地喜欢小丰。

小丰脚踩着凳子透过墙头向金爷爷家的院子望去，一个大长方形水缸像棺材一样地立着，几棵枯树像鬼在张牙舞爪似的，破烂的门上贴着两张黄黄的东西，好像是道符，门头上还挂着一块八卦镜，看到这些东西让原已充满疑问的小丰又有了更多的疑问。

就在这时突然传来了轻轻的脚步声，声音虽然不大，不过在周围安谧环境的衬托下显得格外清晰。这使小丰不由得紧张起来，因为他不知道这声音是从哪传来的，可能是在金爷爷的房子里，也可能就在他身后。

显然第一种猜想是正确的，金爷爷从房子里缓慢地走了出来。他好像已经觉察有人，便用沉重的口气喊道：“是谁在那儿？”

“金爷爷，是我，小丰！”小丰连忙招手。

“你在那做什么？快下来。”这个问题倒把小丰给问住了，于是他便岔开话题。

“我是有一些问题想问您。”

“既然有问题，那就先进来再说。”语气咄咄逼人。

天已经黑了七成，这让小丰又增添了几分紧张感。因为他害怕，害怕有什么鬼怪突然的一下从身后冒出来或者是突然的一下掐着他的脖子，不过有一点值得安慰的是，金爷爷在他的身边。

“找我，想问些什么？”口气依然是那样生硬。

“我明天要去打更了，是张捕头让我问问你有什么可交代的。”

“什么，打更……”漫不经心的脸上突然瞪直了眼，似乎是听到了天大的噩耗。

“张捕头怎么可以让你去打更，这不是……”说到这里，金爷爷突然停住了，但看他的样子又想要说什么。

小丰见状，欲要追问。

此时金爷爷却长叹一口气：“或许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希望他想的是对的。”

听到这些话小丰更是糊涂得没影了，什么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天也不早了，你赶快回去睡吧！打更的事明天再说。”金爷爷无力地甩出了一句话，小丰见状只好无奈地走了。

小丰躺在床上，透过窗户，望着天上的繁星是那樣的明亮，脑子里充满的疑问也就无形中消失了。没有烦恼的感觉真好，没有烦恼而又躺在床上的感觉更好。

2 不好的前兆

第二天,天边泛起了鱼肚白,雾气还没有散去,小丰就急匆匆地跑到金爷爷家里,因为他急切地想知道打更究竟是怎样一回事。

金爷爷起得非常早,不对,是早得异常。以前金爷爷总是说人应该睡足够的觉这样才能身体健康,没有病灾,为什么今天这么早起来。看到烧完的蜡烛,小丰似乎明白了什么。

“打更要去两个村:本村是一个;石岩村是一个。对了,石岩村就是这座山的那边。”金爷爷顺手一指那座巍峨的高山,小丰望了一眼,黑雾缠绕,显得那样阴森,比地狱好不了多少。忽然,又一惊,山那么高怎么过去?

金爷爷好像察觉到他的担忧。

金爷爷有条不紊说道:“不用担心路的问题,山中开凿出了一条平坦的小道,你可以从那里过去。”

听到这句话小丰终于放下心来。

“对了!我这还有个串珠你带在身上,兴许有些用途。”金爷爷直视着小丰,面色依然是沉重的。

说罢金爷爷站起身来,走到床边的柜子前,从中取出了一个小盒子。盒子特别精致,四周镶着金边,上面还刻着奇怪的花纹,金爷爷从里面拿出了一件古色古香的串珠交给了他。

小丰接过这个串珠，很高兴，没多想，摆弄了一会，便戴到了手腕上。

金爷爷面对着小丰，双手紧紧地抓住那根枯木拐杖，眼睛直勾勾地注视着那座山，似乎在想些什么。

“晚上我陪你去一次，熟悉熟悉路。”

“哦，对了，记着去张捕头那里把打更的工具拿回来。”

小丰傻愣了一下，等反应过来后才连忙点头。

“那我就去了——金爷爷。”

“行，快去吧！”

说罢径直走出了金爷爷家的大门。

刚走了几步，忽然看见好几个人抬着什么匆匆忙忙地进了村。那几个人的面色十分地难看，难不成是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再看他们去的方向，应该是去郎中家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疑问又爬进了他的脑袋里。此时，小丰又不愿再想其他的事，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事就已经够让人头疼的了。



矛盾中还是继续向官府衙门走去。

虽然离官府衙门还有一段距离，但是远远地就望到张捕头的身影。正想与他打招呼，谁知突然来了一个人，这人的面貌和身形非常的熟悉，好像在哪里见过。那人和张捕头不知说了些什么，两人就一起走了。只见两个人的步伐非常快，可想而知是发生了什么事了。

会是什么呢？

好奇心促使小丰跟过去看看。那个人和张捕头走进了郎中的家。看到郎中的家，小丰想起了刚进村的那伙人，莫非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小丰也走了进去，想探个究竟。

他伏在门口，看到房子靠里的木床上躺着一个人。郎中坐在他的身边，手拿着银针。张捕头和那几个人在那耐心地看着，不敢大声言谈，怕稍微的一点声响会影响到郎中的医治，导致无可挽回的后果。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老郎中的脸上布满了汗珠。当郎中扎到最后一针时，床上躺的这个人微微张开了眼睛，在场的人无一不在心头赞叹郎中医术的高明。

可就在这时，那个人突然疯了一样大喊：“鬼、鬼……有鬼呀！”

看到这个情况，老郎中也不禁一惊。

张捕头眉头一皱：“你们是在哪里发现他的？”

那几个人说道：“就在去我们村的那座山里。”

“在那座山里，难道真的有……”张捕头在那里嘀咕着。

“对了，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张捕头问。

郎中为难地摇摇头。

“什么病我也说不上来，不过应该是受到了一定的惊吓才神志不清的。”郎中答道。

张捕头叹了口气。

“既然如此那让他好好地在这休息，所需的银两我会隔天送来，等恢复了神志，一定过来告诉我——切记！”张捕头十分严肃地说。

说罢转身欲要离开。

小丰在外面都听傻了，一动也不动，脑子里出现的全是那座山，到底那山里会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就这样想着想着……

“小丰，你在这干什么？”这是张捕头的声音。

“我……我……”毕竟是偷着过来的，小丰竟想不到一句话来应对。

“刚才的话你都听见了吗？”

小丰低头轻轻地“喔”了一声。

“那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

由于太远，那个人的脸又被散着的头发挡住了，小丰只好摇了摇头。

“那个人是大牛。”

“……是大牛。”

提起大牛这个人，小丰只知道他是本村的人，20来岁的样子，对他不是特别地熟悉。

“那么他是……”小丰刚想要问。

张捕头就插道“不要问我关于他的什么，我也不是特别清楚，这件事我也是刚刚介入。”

看这样子，张捕头脑子里已非常烦乱了。

小丰又非常失望地低下头。

“那么，你既然来了，就跟我过去把你的打更工具领一下。”

说到打更，失望的情绪一下子烟消云散。

眼里放出了一丝光彩，心想这样也好，也省得说了。

人在走，云也在走，一切都好悠然的。

小丰跟着张捕头来到官府衙门。

张捕头让小丰在门口等一会，自己进了衙门。

等他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两样东西：一个是打更用的铜锣；另一个是击打锣的槌。

张捕头来到小丰面前，眼睛审视着小丰，双手抱着那两件东西，郑重地说：“现在我正式任命你为我们村的打更人，相信你能干好这份差事。”

小丰接过锣和槌，有一丝从未有过的喜悦，但又被波涛汹涌的恐惧所冲走了，剩下的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

“你打更的地方除了本村还有石岩村，这两个地方直属一个区域管辖，所以也暂时只能设一个打更人，你要好好努力！”张捕头拍拍小丰的肩膀满怀期待地说。

小丰也会意地点了点头，心中不是特别激动。

与张捕头告别后，独自一个人在街道上，看了看天空的云彩是那样的白，他真的很希望每天都能看到自己的云彩，看到认识的所有人。不知不觉地小丰走到了家门口。

阿黄见到了自己的主人立马蜷起身，在小丰的身边绕来绕去，好像在表演着杂戏来逗小丰开心。

对于阿黄的表演，小丰倒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看了看天已经是下午了，想到现在连一点东西都没吃，肚子都饿扁了。

小丰又看了看躺在床上的母亲，自己不吃可以忍忍，但是母亲有病可不能这样，于是起身准备弄点吃的给母亲。

这时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这声音虽然不是那么急促，但也显得铿锵有力，到底会是谁呢？想着想着小丰就打开了门。

是掌柜的，见他提了一个饭盒走了进来。边走边说：“虽然你不在我那里干了，但大家可都忘不了你呀！这不，这盒饭菜是大伙的一番心意，希望你打更顺利。”

说到这里，心里一阵酸。

“真是太谢谢大家了。”小丰满脸微笑地说。

“店里的事还挺多，我也不进去了，我先走了。”说罢便转身离去。

如此，小丰也不好强留，作了短暂的告别。

目送着掌柜的离去，直到看不见为止。

他提着手中的饭盒回到了屋子里，坐在凳子上，打开饭盒，香味都

钻进了鼻子里。这种香味让小丰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不仅仅是饭菜的香味，中间还蕴涵着一种关爱。小丰把清淡又有营养的喂给母亲，自己也吃了一点，这就算结束了他一天的饭食。

他躺在床上，闭上了眼睛。想想这几天发生的事和将要面对的事，脑子十分的混乱，他有着太多的疑问和矛盾。尽管不知道这个夜晚或是今后会发生什么事，但他相信他一定能够渡过难关，让母亲的病好起来。

真是个好纯洁又美好的希望。虽然小丰硬是不想让自己睡着，但在疲惫这个魔鬼的魔力下终究还是睡了。偶尔，即是魔鬼也伴随点好心肠的。

YERANDAGEN (JAHN)

打更初探

天渐渐地黑了下来，一切都异常地静，在这个黑夜里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

不知过了多久小丰还在熟睡，门外突然传来了叫喊声：“小丰啊！时间差不多了，该走了……”

显然，是金爷爷。

也确实该走了。

月牙已挂得老高。

听到有人叫喊小丰才无力地睁开眼睛，或许是太累的原因吧！揉了揉眼睛起身开了门。虽然他心里知道可能是金



爷爷来了，但他还是不希望是他，因为这将预示着他要去打更，有谁会知道，他是多么害怕听到“打更”这个字眼儿。

小丰胆战心惊地打开了门，果然是金爷爷，双手持根拐杖。

“锣和槌领了吗？”金爷爷问。

“领了。”

“那赶快拿着走呀！”

听到这句话，小丰立马转身跑回房间里看了一眼正在熟睡的母亲，拿着放在桌子上的锣和槌，走到门口时他又抚摸了阿黄，阿黄睡得可真